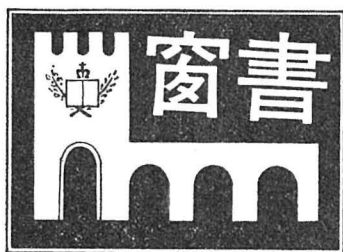


莎士比亞典

①

(*The Annotated Shakespeare*)



黃文範譯

作者：羅塞 (A. L. Rowse)

出版：波圖出版公司 (Potter)

冊數：三卷

售價：六十美元

評介：康孚 (Stefan Kanfer)



士博塞羅



像亞比士莎

一過目；它受了本身熱情的束縛，却統治了舉世各國；它惱恨財產和男人的眼睛，却歌頌自己的胃口；它靜悄悄過去，而作者却打算創出劇本和詩的結尾，就像批評家費德勒一度做過的，用的並不是「又一本『我們的莎

士比亞』，而是一本『莎士比亞就是我們』。然而稱莎翁是當代人物那就錯了，他在心理上的洞察力或許比佛洛伊德還要敏銳；而他對社

上演莎士比亞戲劇的第一家戲院，並不僅僅名稱是「全球」，根本就是一處大千世界。在它有名的開敞屋頂下，才子佳人、帝王將相、賢愚不肖、悲歡離合，人性在這裏上臺下臺一



出演中「帝大撒凱」在度蘭白龍馬



「羅塞奧」演佛立奧斯倫勞

會的理解，以女人與黑人爲例吧，可以傳諸百世而不惑，但是他始終只是伊麗莎白時代的人。

在他那個時代，瘟疫四起，國君崩殂隱含着難以想像的大動亂，種族主義和迷信風行一時，目前已經式微的行業，在他的劇本裏比比皆是：銅匠啦，車匠啦，鍊金術士啦，更夫啦。他的文字裏雄文偉句燦然閃爍，只可惜也已過時：像「豪豬」(porentine)，「昏暈」(swound)，「血親的」(german)，「壞人」(caitiff)，「屍毛」(borthens)，「樓梯」(grise)，「瞎子」(bisson)。莎士比亞不論多麼永垂不朽，也和亞里士多德和莫札特一般，也需要現代的註解家。

羅塞從舞臺右側上介：「如果有關伊麗莎白朝的事情，但問在下就對了。」這位退休的牛津大學院長曾經對一位書評家這麼寫過，他所說的一點不差，一本又一本的著作業已證明羅塞對十七世紀的熟悉，性生活的習慣也好，語文的佶屈聱牙也好，學照；何林塞「英國編年史」中的木刻，莎士比亞曾在這本書中仔細找尋他的故事情節；擠滿了褪色的地圖、以及「史特勞福節」的戲裝設計等。



莎劇最先上演於「全球」劇院

羅塞博士對各劇本的序言，便是簡潔與共鳴的典型：「每一個時代都自以爲遠比前人了解過去，」他寫道：「但是我認爲這個時代中，我們的確對伊麗莎白朝了解得深些……一生中總有非常不安全的一種意外事故感……使我們能有更好的——或者，毋寧這麼說，有更壞的——理由，了解莎士比亞最偉大作品中對生命的悲慘

識上的隱晦不定也好，似乎沒有一項逃過了他的注意。而今，他在一部上中下三冊的淵博巨著中，展示了才華與博學，真個是前無往古，今無將來。這部「莎士比亞典」了無界限，宜於演員，宜於學人，既適於一般讀者，也宜於兒童。豐富的插圖決不是僅供裝飾。四千二百張圖片中有勞倫斯奧立佛和馬龍白蘭度的舊影

敘述。」然而羅塞也很快提到喜劇中「警關的諧趣，是一種歷經百千年的防腐劑，也是一種使他栩栩如生的力量之一。因為性是一種力量，地地道道的生命力，而莎士比亞是最涉及性的、最猥褻的大作家。」

由於有了寬敞的空白，「莎士比亞典」具備了最永久的貢獻。書中有古老的成語，解釋得明明白白，還附加圖解；有詹姆士四世的族譜，一直上溯到了邦可（Banquo）有真正的克利歐佩特拉，在埃及的壁畫上凝望動機的惡毒」和喜劇的形像，一直都有鞭闢入裏的觀察分析；自從第一個版本以還，也有諸家集注的版本，對本文訛誤越來越澈底的注解。但是沒有一本書能這麼資料豐富地檢驗舞臺與生活的一致性，尤其是現代生活；沒有一位作家能使莎士比亞，更能誘惑當代人的眼光，更能使人接近。哈姆雷特的父王在死時，叫道：「再見，再見！……記住我吧。」這句話也是這位劇作家的懇求。羅塞聽到了這一句，把它擴大了傳給來日世世代代的人們。（時代七八——十一——十三——六四）

當然，對莎士比亞作品中「毫無



拉特佩歐利克正真的上畫壁及埃

有鞭闢入裏的觀察分析；自從第一個版本以還，也有諸家集注的版本，對本文訛誤越來越澈底的注解。但是沒有一本書能這麼資料豐富地檢驗舞臺與生活的一致性，尤其是現代生活；沒有一位作家能使莎士比亞，更能誘惑當代人的眼光，更能使人接近。哈姆雷特的父王在死時，叫道：「再見，再見！……記住我吧。」這句話也是這位劇作家的懇求。羅塞聽到了這一句，把它擴大了傳給來日世世代代的人們。（時代七八——十一——十三——六四）